

夕阳西下鸟
黄昏沉沉暮

夜色潜入

灯火已灭

你是否还会想起

在这个夜晚

月色恍如星迷繁

万籁寂静人已眠

梦飞度千山

悄然到枕

你是否还会想起

在这个

菊花初放桂香

思念无数情未

爱依然遥远

秋水仍望穿

你是否还会想起我

在这个秋天

梦飞度千山

HAIFENG CHUAI
ZHU

MENG FEI
DU QIANSHAN

海风吹来◎著



梦

飛渡千山

MENG FEI
DUO QIAN SHAN

海风吹来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梦飞度千山 / 海风吹来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378-3837-5

I. ①梦… II. ①海…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01463号

书 名 梦飞度千山

著 者 海风吹来

责任编辑 马 峻

装帧设计 谢 放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营销部)
010-58200905转801 (北京中心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010-58200905转802

网 址 <http://www.bywy.com>

邮 箱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山西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129千字

印 张 11.5

印 数 1-2000册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837-5

定 价 20.00元

目 录

CONTENTS

第一辑·历史有声

沈从文的出走与归来	/ 3
1911, 武昌城里的枪声	/ 14
失落的圆明园	/ 21
苏州: 一个系着丝绸的城市	/ 28
旗 袍	/ 35
苏州·园林	/ 39

第二辑·千山万水

珍藏起来的故乡	/ 51
泸沽湖纪行	/ 66
乡村古韵	/ 75
乡村巨变	/ 84



岳麓山	/ 95
北京散记	/ 100
秋水广场	/ 109
走马羊城	/ 113

第三辑·岁月留痕

一个乡村医生	/ 123
桂花嫂	/ 128
家财的婚事	/ 132
早春的玫瑰	/ 140
新前新后楼	/ 150
校园图书馆	/ 156
离开你，却已爱上你	/ 159
信	/ 163
让 座	/ 166
烧饭小记	/ 168

附 录

你是否还会想起我	/ 175
春雨惊春	/ 177
张家界三首	/ 179

梦

飞
千山

【第一辑】

历史有声

历史的一些人像，一些物像，总在某个时间、某种场合里，主动地或被动地进入到我们的视野里，让人沉思。



沈从文的出走与归来

沈从文先生的人生和作品，总让人湿湿地回忆，久久地感动，深深地怀念。

——题记

—

1923年，在北京西沿河的一家小客店的旅客登记簿上，有这样一位旅客的住宿登记：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这位有点“古怪的”乡下人，在刚到北京的时候，也许根本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即便是有人看他一眼，或许是由于他太土气的缘故。但是当沈从文这个名字和他的作品，拖“泥”带“水”般地走进人们的视野后，人们所感动的往往是那些美丽的文字和故事，而对创作它们的主人，或许只是从“作者简介”中略知一二，甚至依然还比较陌生。

那么，他有什么来历？有什么背景？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不妨根据他的籍贯，先到沈从文先生的家乡去看看，那里是他生命的起点，是他生活的背景，也是他最后归属的终点。那里有碧绿的沱江，有苍翠的南华山，有经过血与火炙烤的古城墙，有存放着喜怒哀乐的吊脚楼……



但是，如果要深入地了解他的人生和作品，应把凤凰放到整个湘西中去领略，因为凤凰只是湘西版图上的一个坐标点。

二

湘西，在地理坐标上，恰好处于北纬 30 度附近的“神秘地带”，在地貌上生动地阐释出“山重水复”的含义，你若对那种意境从没体验过，那么，到湘西去走走，那个词在你的脑海里就会由抽象变得具体。在那里，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除了少数位于比较开阔的河谷地带之外，大部分都是在山腰上，一层又一层，形成一片片梯田，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那山上的梯田像叠起着一个个大花盆。那里的山路不仅十八弯，也有很多“十八坎”，类似“梯子岩”，即差不多成九十度的那种石板路，对一般人来说，需要穿上很好的鞋子，然后小心翼翼地才能爬上去。而在那里，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不管风霜还是雨雪，不管穿胶鞋还是草鞋，经常要身负着上百斤重的东西，在那种路段上来回奔波。

湘西，在气候上，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温润潮湿。那里密林丛丛，芳草萋萋，自然，这就成了各种毒蛇和野兽的乐园。当你行走在山间的路上时，经常会见到俏皮的松鼠在林间的枝头上窜动，也冷不防有草丛中受惊的野鸡，拖着肥胖胖的身体，扑哒扑哒地向远处飞去，甚至有五步蛇或眼镜蛇横在路中央，高昂起那令人恐怖的头，还不时地吞吐着那“丫”字形的舌头。

那样的环境，那样的生态，那样的地域，构筑成了湘西这座边城。然而，它要么是默默无闻，偏居一隅；要么就让世人瞩



目，为之震撼。特别是对于文人，只要他们的笔触及湘西，那篇章就成为绝世的经典。两千多年前，屈原逆沅水而上，来到湘西，当时也许是他的心情不太好，没心思仔细地欣赏，只见到路边那扑面而来的野花和荒草，他使用那些花花草草，编织出《九章》那样的诗篇，浪漫、瑰丽、动人。一千多年前，陶渊明的思绪又穿越万水千山，然后在武陵源驻足，他用桃花、溪水和遗民，勾勒出一幅世外桃源般的恬淡质朴生活，把一座理想的精神家园安放在那片土地上，从古至今，仍让无数人追寻，令无数人神往。

但是，如果人们仅凭借那些诗和那些记忆来领略湘西，对人们印象上的冲击往往是：野蛮里透露着古朴，原始中充满了神秘。

但如果不靠那些，又靠什么去了解湘西？

去查历史吧，它的历史又在哪里？



悠悠沅江水，翩翩吊脚楼



三

翻了那么多可以查询的官方资料，对湘西的描述，除了“蛮夷”的概念和几场战争的记载，很难找到其他比较温情和温馨的文字描述。正史里没有记载，湘西人也没有自传，因此它留给后人的如同一个谜，丰富着人们的想象空间。而湘西的先民们却梦一般地生活在那片山里的世界，任花开花落，任冬去春来，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

夜晚里，月光把山里人的泪水浸得凉凉的。

白日里，阳光把山里人的欢笑晒得暖暖的。

就这样，不知又过了多少年，沅水上的船只多起来了，码头繁忙起来了，商人、政客、部队……都涌来了。但是商人只关注这里的朱砂和油桐，怎样赚取更多的利润；政客只关心手中的权力和钱袋，怎样爬上更高的官位。历史，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杆烟一碗酒，在谈笑间飘散而去。直到沈从文的出现，才彻底打破了湘西在语言上的沉默，那里的风景和风情，民风 and 民俗，生活和生命，随着他的那支笔，全都哗啦啦地流淌出来了。

只有他，用笔不卑不亢地展示着湘西。只有他，用心波澜不惊地体会着湘西。

湘西的山水，是他最浓的情结，湘西人们的生死哀乐，是他最化不开的情愫。从沈先生的文字里，不仅可以了解 20 世纪初的湘西，也可以据此去推测一下没有被记载的湘西，想象一下那里先祖们的生活，望一望他们远去的背影，感受他们一路留下的深深浅浅的履痕。

在沈先生的作品里，看不到波澜壮阔的场面，也听不到热血

沸腾的呐喊，只让人感到思绪如泉水般地涌来，使人心头不断地颤动。他将湘西的世界，像画一样，一幅幅地摊开；像诗一样，一首首地吟诵。

他将那里的青山、碧水、帆船、吊脚楼，组合成梦幻般的风景；将那里的水手、妓女、军人、商人，编织成古朴的社会生态。然而，在那些美丽诗画的背后，在那些欢笑声中，浸透着浓浓的忧伤，隐藏着深深的悲痛。在那青山碧水间，不仅飘荡着纵情的山歌，也弥漫着神秘的巫风；在那帆船上，不仅装着水手们粗犷的号子，也载着艰险的生活；在那吊脚楼里，不仅充满了妇人们的欢笑，也流淌出酸涩的泪水……

那些人物，看似陌生，却又那么熟悉；那些故事，看似不可思议，却又那么生动真实。尽管他们的生活是那样的艰辛，命运是那样的凄苦，但他们仍把日子过得那么生动实在，爱就爱得热烈，恨就恨得彻底，美也美得凄迷！

沈先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湘西人，他以使命般的责任，书写了湘西的史诗，把那些散乱在山野中和溪水边的历史，汇聚成一条“长河”，发出了惊涛拍岸般的声音。

四

历来的开创者，总是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前行，不是倒下，就是伤痕累累。沈从文就是这样的一位开拓者。他本来可以在当地做一名乡绅，娶上一个漂亮的媳妇，拥有不薄的家产，过上殷实的生活。但在他目睹了那么多的烟枪，目睹了那么多的流血，目睹了那么多无辜的或意外的死亡之后，在自己亲历了死而复生般的劫难之后，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那些惊心动魄的生



场景，犹如一波又一波的潮水，不断地拍打着心灵的彼岸，让他无法抗拒。

他独自来到西水河畔，痴痴地遥望着天际，遥望着夕阳下的那片青山和绿水，他静静地思索着人生，探寻着未来：人生是怎样的？未来又在哪里？这如同哲人与天地与山水展开对话。

问山，只见青山依旧。

问水，只见流水悠悠。

这一切似乎又都沉默着。那么，只好问自己。

在一个薄雾轻笼的清晨，他收拾起简单的行装，走向那个熟悉的小码头，乘着他熟悉的小船，穿越波涛汹涌的沅水，驶出了湘西，驶向一个广阔而陌生的世界，进入到“那个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去学习那永远学不尽的人生”。

首先，他来到了北京。

北京真大！这是他对北京最初的印象。他怀着理想和信仰来到这里，然而，刚开始时这座城市又好像拒绝着他，但他却以“乡下人”的那股“蛮”劲，慢慢地征服着这座城市。这里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地方之一，也是他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他生命中的许多起起落落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这里他首先“重造”了自己。在一间“窄而霉小斋”里，他没有御寒的棉衣，只能用一件单衣顶着零下二十多度的寒风；没有饱餐的食物，只能用无休止的写作去抗拒饥肠辘辘；没有精神的抚慰，只能用《史记》《红楼梦》等典籍伴着孤寂的心……就这样，他把自己铸造得那么硬朗，那么铁骨铮铮！

在这里他结识了一大群有“思想”有“文化”的朋友。这使他的命运得到了转机，他的朋友里有郁达夫、徐志摩、林宰平、



朱光潜、韦丛芜、陈翔鹤等等，他们都是对中国 20 世纪文化有着非常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们与他们之间，有古典文人间的那种知遇之恩，也有相互帮助相互鼓励的那种纯洁友谊，这些情谊不仅温暖了沈从文，也温暖了中国 20 世纪初的文坛和文学。

他在这里写下了不朽的篇章，《边城》《湘行散记》都是在这里诞生的。

后来，由于时局的变化，他南下来到上海。

在这里他创造了奇迹，当时在徐志摩先生的推荐下，沈从文以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登上了由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的讲台。这个大胆的尝试用沈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可算是胡适先生《尝试集》的第二集。这看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看看他身后那跋涉的足迹，又不能不让人惊叹和折服，那条路完全是由一部厚实的社会大书和沉甸甸的作品筑就的。

在这里他遇到了张兆和，她是从苏州走来的名门闺秀，美丽、聪明、端庄。他遇到了她，就像遇到了江南一段最美丽的春天；而她遇到了他，就像遇到山里来的“土匪”。他的情书像一团团熊熊的火焰，直向她烧来，尽管那火散发出热烈的爱，浓浓的情，偶尔闪烁着“灵”与“肉”的火花，但她把自己的情感藏在深宅大院里，牢牢地锁闭着，任他“胡作非为”，就是不肯开启。虽然她没有让他感到一丝春天般的温暖，但是他却仍旧那么“顽固”，情感仍旧向她热烈地奔放，永不回头。他的那种执著，那种不顾一切的爱，最终还是俘虏了她的芳心，他迎来了那如酥的春风，享受到了那似水的柔情，于 1933 年 9 月，她正式地成了他的“压寨夫人”。虽然他不是在上海喝到那杯最甜最甜的酒，但是上海是他们永远都忘不了的前奏。



他的另一站就是青岛。

虽然沈从文在青岛生活的时间不太长，但是这里的风土人情让他一生都无法忘怀。青岛那美丽的山光水色，那宜人的气候，让他倾心，也让他倾倒，再加上甜蜜的爱情围绕着他，这些东西如同一种高浓度的催化剂，使他的生命得到了升华，他的思绪像被海水一遍遍地洗刷着，变得那么纯净，那么明亮，心中的一切苦闷也被那温润的海风吹散。那蓝蓝的天空，蓝蓝的海水，仿佛把他带入了蓝蓝的梦，这些自然的气韵，不仅滋润了他的机体，也荡涤了他的思想，让他变得更深沉更辽阔。这些变化，都洋溢在他后来的文字里，它们不仅有山一样的野性，水一样的灵性，也洋溢出海一样的大气。

他的《从文自传》就是在这里一气呵成的。

1937年，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沈从文与其他的知识分子一样，几经辗转，长途跋涉，最后来到昆明。

这里的天空飘荡着多姿多彩的云，但在那时，也经常有日军战机扔炸弹下来，因此，常常要拉警报。侵略者发动残暴的战争，深深地撞击着他的心，为了支持抗战，他不仅忘我地工作，也鼓励着亲人和朋友们团结一致，积极抗日。

虽然当时物资严重匮乏，生活非常清苦，但他的精神状态依旧饱满。他握着手中的笔，不停地耕耘着，当金色的阳光穿过树叶间的缝隙，照射在他的身上桌上纸上时，仿佛金黄色的叶子都飘落进他的《长河》里，一切都成熟了，金灿灿的。

沈先生一生行走过很多地方，但这几个地方对他来说也许是痕迹最深的，让他难以忘却。

五

沈先生一生创作了无数优美的作品，其实，他自己本身就是一本书，一本耐人寻味的书，一本催人奋进的书，一本内容厚重的书。翻阅它，可以回味生命的种种印记，感受人生和时代的重重变奏。他呈现出一种跌宕起伏的人生，一种宠辱不惊的淡定，传递给人的是一种坚定的信仰，一种持久的激情。

他以小学毕业的水平 and 四年多在土著部队任职的经历，毅然走出湘西，只身来到北京。当时的北京城里，充满了各式旧人物旧传统旧思想，也迸发着各种新思想新文化新运动，在这种“新”与“旧”相激荡的环境里，哪里才是他的立足之地？想上个大学，最后连报考费也被退回了；想谋份职业，又无人接纳。在求学无望、求职无门的现实中，他只好拿起一支笔，在饥寒交迫中进行写作。然而，当那些承载有为自己换回一顿米饭重任的稿件投出后，它们绝大多数都是有去无回，不是被编辑们“枪毙”，就是被“扣押”，偶尔遇到心软一点的编辑则被“遣回”。那无数的期待和希望都化为泡影，但他失望并不绝望，仍然默默地坚持着。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岁月慢慢地流逝着，他在饱尝了无数个饥饿、寒冷和孤独的日子后，他这匹千里马终于被郁达夫发现，开始在京城的各大报刊上频频地发表自己的文章。从此，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乡下人”，成为一位家喻户晓的作家。

然而，随着时光的流转，时代的变革，一些有话语权的人认为他的作品不合时宜，还带有某种颜色。就这样他从大学教授与知名作家的身份一下子又变成了没有任何名分的人。其实，做一



个普通人，这也许对沈从文来说并不困难，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他本来就是从乡下走出来的。但是，对那种扣帽子、定性质式的攻击，且不容申辩，让他无法接受。

在这么巨大的变化和起落中，他陷入了困境，失意过、痛苦过，甚至绝望过。生命又一次历经暴雨狂风，但他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没有用酒来麻醉自己，没有游走于山水之间，没有隐归于田园之隅，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更没有放弃自己所理解的人性和自己所欣赏的“美”。他像一株顽强的野草，疾风骤雨过后，它又抬起头来，重新审视一番自己以及周围的环境，发现自己已经“过时了”，既然“过时了”，那就干脆把自己当做一件“古董”，于是，他走进了博物馆。

默默地，他走进了那座悠长而又幽深的“场馆”，那里躺着无数文明的“遗体”，冷冰冰的。但经过他几十载耐心地烘烤，那些破碎的服饰，又恢复了先祖们的精神和气质；那些残缺的坛罐，又再现了先祖们的生活和情趣；那些模糊的镜子，又映照出了先祖们的风采和神韵……

在那里他又焕发出了一道道美丽的光芒，正如一位作家所说的那样：“美与自由，永远不会被封杀至死，她们总会像涓涓之水，不是在这里喷出，便是在别处流淌，而那精魂，将永远滋润着无边的绿色。”

从他的笔端又流淌出《中国服饰研究》《花花朵朵坛坛罐罐》《铜镜艺术》等考古巨著。

六

如果说，沈先生在前半生，是在辉煌中建造了一座供奉人性